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四
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校對官學正臣吳垣

謄録監生臣王寶唐

謄録監生臣劉天綸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四

宋 趙汝愚 編

儒學門

釋老

上仁宗論僧紹宗妖妄惑衆　韓琦

臣伏見興國寺有外來僧紹宗自今月十四日于本寺後三門上燃燈穿膝出榜行疏驚惑民庶意在規求易

動之徒觀施相屬臣竊見天聖編勑節文僧道俗人有捨身燒臂煉指截手足戴鈴掛燈毀壞身體之類并科斷訖僧道勒還俗配邊遠州軍編管居停主人及本院三綱知事僧尼廂鎮所由容縱者亦行科斷天下遵守有犯無赦豈茲皇居之側都市所會忍令妖妄曾無止絶此乃本寺庸猾之輩誘令至京將欺惑於朝廷欲經營于建立責其奸狀固匪容誅臣又慮佞佛之徒曲聞上聽以至宮闈之内戚里之間冀有頒賚益其夸大苟

損財而為助固傷化之實深臣欲乞特降聖旨指揮檢會元敕早賜施行如或國家畏重天戒已停興葺撙節邦用惜其耗費少寛犯令特許行權則當任彼化縁俾從人願固不可因而崇奉有害政猷輙論列於未萌幸矜裁於無隱景祐三年上時為右司諫

上仁宗乞罷迎開寶寺塔舍利

蔡襄

臣竊聞開寶塔為天火焚燒因發塔基取入舍利宮中

嬪嬙煉臂削髮者甚衆喧傳滿街無不驚駭又聞以二十二日大具僧儀迎舍利歸寺臣聞救天下之患必有濟時之術施行之事若憑依神靈以要福利是為非道也今令僧徒迎舍利自禁廷歷都市萬人瞻觀衆口傳道下惑民心上虧聖德取笑無窮非細事也所有迎引舍利伏乞寢罷宮嬪煉臂削髮亦望嚴加禁止慶歴四年六月

上時知諫院

同前係第二狀

蔡襄

臣昨日竊聞宮中因取塔基舍利入内宫嬪煉臂落髮者甚衆及擬二十二日大具僧儀迎舍利歸寺臣已具奏聞乞賜寢罷尚慮至誠未能上回聖意臣聞治天下之道驅生民于富壽皆由教化刑政修舉以臻太平至於非理之福不可儌求況奉佛無效前世甚多臣竊見唐代宗時令僧百人於宫中念誦謂之内道場每有西蕃入寇令講仁王經以至人事不修羌戎犯闕至令言大歴紀綱弛壞皆由事佛之致也舍利有光前世有之

何足為靈今天下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正當修人事救時弊若專信佛法以徼福利豈可得耶陛下增置諫官本為規正過失今迎引舍利事出於中專損陛下聖德臣終夕不寐須至頻煩天聽伏乞陛下力賜寢停佛若有靈必以臣言為是如能妄行威福臣犬馬之軀自當其罪所有開寳塔舍利伏望指揮送還本寺不令迎引慶歷四年六月上

上仁宗乞罷迎開寳寺塔舍利

余靖

臣伏見開寶寺塔為天火所燒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戒懼以答天意尋聞遣人於塔基掘到舊瘞舍利內廷看那送還本寺許令士庶燒香瞻禮者道路傳言舍利在內廷之時頗有光怪臣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惑亂視聽先自內廷外及四方抄斂錢物再圖營造臣忝備諫職見此事體不可不言臣聞帝王行事但能勤儉修德感動人心則雖有急難後必安濟臣觀今天下自西垂用兵以

來國帑虛竭民間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己憂人之憂則四方之民咸蒙其福矣如其不恤民病廣事浮費豈所望於當今且佛者方外之教理天下者所不取也割黎民之不足奉庸僧之有餘且以侈麗崇飾甚非帝王之事或有戒臣者曰若有營造必不出於府庫但取內廷無用之物準其直而與之亦不誅求於民任自僧徒化其願施之者積歲累月而成之庸何傷哉臣應之曰天下之民皆厭賦役之煩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婦攜手赴井而死者其

窮至矣陛下若恤民之病取後宫無用之物内帑有餘之幣出助邊費勿收中民一年田租明降指揮布告中外此則陛下結天下之心感召和氣雖造百塔無以及之若作無用浮侈之事民益怨矣又二年以來減省後宫請給皆言内中煎迫不似往前今一旦捨施則財物無紀何以取信四方哉竊緣市井之人有知者少既見内廷崇奉則遞相扇動傾箱竭橐為害滋深若以經火不壞便為神異則本在土底火所不及若言舍利能出

光怪必有神靈所憑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壞又何福可庇於民哉今朽木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況舍利本外國怪異之物有光亦非今日之瑞昔梁武帝造長塔時舍利亦常有光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視此可以監之矣其開寶寺舍利塔伏乞指揮更不營造上以見陛下不惑之明下以昭國家愛民之意仍乞更不迎入內中供養且胡人軍校皆呼舍利入宮不祥之語尤宜謹之其燃頂爛臂之人亦

乞禁絶慶歷四年六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仁宗請焚瘞物故妖僧　錢彦遠

臣風聞在京景德寺僧人俗謂之言法華者因病物故而道路皆傳内降使臣令用布漆其骨留于本院供養謹按其僧本由病後言語乖越其徒轉相誑惑小人從而唱之意在希求聾俗捨施財物今既自化别無異迹忽令漆其殘骨留貯寺中竊恐不逞之徒妄傳神變别起妖幻伏緣昨來恩州叛卒始皆假託此術以脅多衆

乃至朝廷臨遣大臣督戰方能擒滅不爾為國生事今此僧近在輦轂尤動人心萬一之間不可不慮五代時定州狼山寨有尼姓孫名曰深意及死坐而不壞寨民孫方諫者奉之遠近神其事聚衆頗盛遂因為定州節度使仍自立弟行友為兵馬留後至太祖時遣兵擒行友至京及訪狼山輦其尼屍焚于京城西北隅自此定州方始朝廷除節度使蓋深達情偽建威銷萌之至況釋氏本教亦不許其示相於外徼福于無況此朽穢之

骨復何所為伏望聖慈詳察邪正本末上法祖宗英斷特降指揮令開封府監勒本院僧徒將所謂言法華者於城外依本教焚化如有燼餘之骨即于城外瘞藉即不得放入京城諸門及於寺院聚人供養所貴不至有惑民聽慶歴八年十一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仁宗論道士傳授符籙惑衆

趙抃

臣竊聞有信州龍虎山道士王守和見在壽星觀內寄

居昨秋中曾糺集京師官員百姓婦女等一二百人以授符籙神兵為名夜聚曉散兼知近日此法浸盛傳衆作法希騰街坊又欲取今月十五日夜於本觀登壇聚衆作法希求金帛惑亂風俗豈宜輦轂之下容庇妖妄之人深屬不便臣欲乞特降指揮下開封府捉搦勘斷押回本鄉免致動民生事至和元年十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仁宗乞止絶臣寮陳乞創寺觀度僧道

陳襄

臣昨授敕差判尚書祠部累准中書劄子指揮多是近上臣寮陳乞創造墳莊寺院剃度童行事又西天譯經僧法護遺表特與剃度十人并安國院每年與度二人二年與紫衣一名及知鄆州趙槩奏列子廟乞度道士每三名特與一名披戴臣竊以謂方今釋老二氏之法蠹惑天下上自王公下逮民庶莫不崇信其術傷風壞教無甚于兹陛下縱未能蠲除其弊可且持循舊規不宜增置轉令滋蔓况臣寮所乞奉親立剃度人為僧攷

之先王無此典制蓋陛下慈仁孝德俯從其欲因緣恩例覬寵先塋然非聖朝所以優臣子之義貽將來之法也臣因檢會本部在京諸道州軍寺觀計有三萬八千九百餘所僧尼道士女冠計有三十一萬七百餘人數目極多慶歷以前自有著令不許文武臣寮宗室戚里僧道等人陳乞創造寺觀名額仍委御史臺覺察彈奏及每年試經撥放人數亦無所增近年以來輒增二倍而又自宮闈以至文武近臣勲賢子孫宦官僧道等人

一例陳乞墳庄寺觀除編入舊敕自皇祐三年以後增置名額六十餘所放度僧道又計一百八十餘人蓋是當時秉政大臣不與陛下固持國法首為此事黷亂典刑恩例一出無由禁止自為之者既不敢論言事之臣又無彈奏見今節次有人攀援體例未見其已若遂行之不禁臣恐不數十年天下無知之民競為僧道轉令失業非細事也臣欲乞自今以後在京諸道州軍寺觀及每年試經撥放人數只以舊額為定一依慶歷編敕

更不許文武臣寮等人陳乞增創名額如陛下未即止絶再降指揮臣實不敢奉行其見在兩府臣寮近日送下乞置墳莊寺觀等劄子雖已施行如尚未曾興建時乞行追寢以率天下庶使向後臣寮等人不敢僥求恩例所有近降法護遺表乞度童行及趙槩奏乞度道士劄子二道未敢施行嘉祐三年八月上時以秘閣校理判尚書祠部

上仁宗乞罷寺觀賜額　司馬光

臣伏覩近降勑節文應天下係帳存留寺觀院舍自來

未有名額者特賜名其在四京管内者雖不係帳令日以前蓋到舍屋及百間以上者亦賜名額竊以釋老之教無益于治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此明識所共知不待臣一二言也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剏造寺觀一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時毀撤蓋以流俗戇愚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為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人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以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罪責可矣其棟宇厐木猶當

毀撤没入縣官今既不毀而又明行恩命錫之寵名是勸之也臣聞為人上者洗濯其心壹以待人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今立法以禁之于前而發赦以勸之于後則凡國家之號令將使民何從而信乎臣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財以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上以須後赦冀幸今日之恩不可復禁矣方今元元貧困衣食不贍仁君在上豈可復倡釋老之教以害其財用乎事有微而

患深令有近而害遠者此之謂也伏望陛下追改前命應天下寺觀院舍不係帳者不以舍屋多少并依前後勅條處分其昨來赦文内四京寺觀院舍雖不係帳亦賜名額一節乞更不施行庶使號令為民所信而游惰不能為奸也嘉祐七年九月上時知諫院

上哲宗乞禁士大夫參請　孫　升

臣伏以先王修心治性之道載於六藝學士大夫有窮年没世不能究其彷彿至于治家居官修身事上不盡

其誠不合於義者多矣況所謂道德性命之奥乎比來京都士大夫顧不自信其學乃卑身屈禮以求問于浮屠之門其為愚惑甚矣臣訪聞慧林法雲士大夫有朝夕游息於其間而又引其家婦人女子出入無間參禪入室與其徒雜擾昏暮而出恬然不以為怪此于朝廷風化不為無損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應婦人不得以參請為名輙入禪院如違止坐夫子仍令開封府于諸禪院門曉示庶幾士大夫之家稍循禮法不辱風化元祐元年

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哲宗乞戒約士大夫傳異端之學

朱光庭

臣竊以聖人之道純一無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開闢以來未有易此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君周公孔子之所以為臣以此為已任以此為世教明如日月固不欺于萬世也自後漢以來王道寖微胡法始乘

間而入蔓延至于晉宋梁隋王道日衰胡法日熾有唐賢儒間出力行排斥然而邪說入人之深譬之病者正氣已耗邪氣入於心腹淪于骨髓未易除去賢儒出力扶道有如珍藥良劑僅能涵養正氣爾聖人有言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為吾儒者所當學也然未嘗學也反謂胡法了然見性不生不死此其高明者也聖人有言曰未知生焉知死為吾儒者所當致知也然未嘗致知也反謂胡法真有輪回此又其次者也聖人有言曰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為吾儒者所當畏敬者也然未嘗畏敬也而反謂胡法尊信可以求福田利益此又其下者也緣此三惑上智以至下愚混然都入于迷塗而不自覺也口誦聖人之書身被儒者之服而區區北面尊胡法學性命免輪回求福田所謂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臣未見其得也方今朝廷尊尚儒術並用賢俊將欲發明大道必先斥去異端則可以振起斯文化成天下臣訪聞今月二十日相國寺有一冲長老者

開堂說法士大夫奔走其門牆環拜于座下者甚衆當

聖朝尊尚儒術之際而士大夫不知自重敗壞如此可不懲之乎臣欲乞詔執政詰問今月二十日赴相國寺冲長老座下聽法臣寮徧行戒勅令今後更不得造其門傳習異端學官傳先王之道禮官守先王之法如有違經棄禮前日亦曾至其門聽法者并行責罰以正違經棄禮之罪士大夫以至民庶之家今後亦不得令婦女入寺門明立之禁庶幾可以息邪說距詖行正風俗

明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開天下之惑幸甚幸甚（元祐元年上時為右正言）

上哲宗乞戒約士大夫傳異端之學（係第二狀）

朱光庭

臣竊以天覆於上地載于下人位於中三才一貫純粹不雜有聖人作因天敘而立五典因天秩而庸五服因天討而用五刑然後三綱五常立而萬事咸治聖人惟能以皇極之道彌綸輔相於其中故天下無一民一物

不得其所此極盛之治後世無以復加也不幸三代既還王道不振黄老雜之於前釋氏亂之于後黄老之術主于清静虚無世惑猶淺惟是釋氏最為大惑人無賢愚皆被驅率高明之士則沉溺于性宗中下之才則纒縛于輪回愚淺之俗則畏懼於禍福甚可恠也聖人曰天命之謂性儒者盡心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儒者當窮理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儒者

當親履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言行布在方冊明如日星可師可法今士大夫被儒者之服當師法聖人言行而乃自暴自棄區區奔走從事胡法古者學非而博在四誅而不以聽今去先聖之言從胡人之學無乃學非而博者乎豈可以不禁之也學官教多士以禮義禮官正朝廷之典禮若習異端尤當深責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重其有别今之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恣入寺門敗壞風俗莫此之甚此不可

以不禁也臣訪聞今月二十日相國寺慧林院長老開
堂衣冠大集座下聽法者曲拳致恭環拜致禮無所不
盡在無知輩不足責其士大夫背弃吾道不知自重如
此不可以不責也臣昨日上章乞詔執政詰問今月二
十日于相國寺長老座下聽法臣寮乞行戒勑今後更
不得造其門傳習異端又學官禮官前日亦曽請門聽
法者乞正違經棄禮之罪仍乞今後應士大夫與民庶
之家婦女並不得入寺門明立之禁臣所以為陛下力

言者方聖明御歴俊乂滿朝尊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致太平而不當縱異端之術以惑天下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施行元祐元年上

上哲宗論佛老　　岑象求

臣讀孟子至於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作春秋以懼亂臣賊子欲正人心息邪説以承三聖嘗三復其言知楊墨之教與洪水夷狄亂臣賊子異致同害而軻之排異反正其功亦不後于三聖也何者天下之害莫大

於無形而有形者次之有形者淺而易見無形者深而難知洪水夷狄亂臣賊子有形者也楊墨之教無形者也洪水不抑則民死于水夷狄不制則民死于兵亂臣賊子不去則民死于亂楊墨之道不息則民無父無君胥為禽獸尚三死之不若也嗚呼楊墨之教止行於衰周之時而佛老之教至今數千年矣楊墨之罪止在於誣民而佛老之徒困民以自封亦數千年矣此其為害又非特洪水夷狄之類也其害非特洪水夷狄而學周

孔者皆忽略而不顧無一人出力以排之非特不能排之又相與屈身而尊事之增其高益其深使其盛大繁衍自以為莫已若甚可怪也臣謂其害之大者有三焉可為流涕者二可為太息者一而執事大人曾不以為慮也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出入百用一取足於民往往蓄貨賄擅商賈農民之利田疇跨州縣委積如京坻窮奢縱欲不知紀極使吾民日削月朘寖以窮匱有不得糟糠藍縷以實腹蔽體者焉今年作某宮明年造某寺

以葺以造歲無虛日使土木被金玉衣文采陸離眩轉功侔鬼神天下名山勝地皆據而有之使吾民庇茅茨暴支體有不得聚廬而託處者焉此可為流涕者一也不知禍福之原而虛示天堂地獄之變不知性命之旨而妄肆高仙下鬼之論日夜鐫諭鼓動流俗使人輸五穀以為之食奉絲麻以為之衣毆子弟以為之童奴彼其割口體之奉捐骨肉之愛者非樂于飢寒而無愛親之意也持善不固動作有所未正故惑其言信其事恐

禍之及其身而未嘗有人以中國禮義之說開其所蔽而然也見王侯公卿大夫居其上者皆敬畏承事之無一人出片言以道其非是安得不恱而從之小以徼福於今生與來世大以兾出離生死故近者競出疏曰就太學生員掠錢而太學生員至有秋試不中捨儒業而事之者用夷變夏無甚于此法雲僧亡而士大夫及其妻女有相率哭臨之者風俗蠱惡無甚於此是二者皆不祥之道此可為流涕者二也祖宗時天下道士常近

二十萬僧常近四十萬其童奴倍焉今雖不逮於此而京師列郡既有歲度之數又有撥放之日使游手惰足之輩離鄉輕家為之服役歲月既深則受牒易衣遂終身安逸矣南畆之民終歲勤苦猶不免于飢寒宜其去此而就彼也故釋老益衆農夫益少一夫耕而數百人食之一婦蠶而數百人衣之農何為不慼與民何為不困與此可為太息者一也三者之害沉涵漸漬牢固深結其甚如此奈何益尊崇而張大之乎昔章聖皇帝恭

儉寛慈子養黎庶仁深澤厚民到于今頌之徒以天下無虞符貺屢至故依道家之説造玉清昭應宮鳩工役衆朞年而後成㑹靈祥源相繼而作當時府庫羨溢之資由是無餘矣臣傳聞章聖皇帝在御李沆為宰相王旦為參知政事旦一日謂沆曰每見相公四方奏祥瑞即便收之奏災異即須數陳恐上誤聖意沆曰今天下無事慮聖人無所用心萬一事四夷或佛老慾酒色三事中如有一事即可憂也沆老矣但恐同年將來費力

後旦為宰相上聽道家之說起玉清昭應宫東封西祀萃亳社祠老子及迎奉天書等旦不能諫止但畫李沆像供養而已其後上清玉清昭應宫福聖護國二塔集禧醴泉二觀興國青黄二閣乾明崇夏開寳三寺並遇火災琳宫紺宇皆化為煨燼以是度上天之意固有所在矣臣伏見陛下不以上天警戒為念復起上清儲祥宫内捐十六七萬緡以給其費迄今錫與未已又給修宫殿巨材以為之用雖遂事不諫然臣深為陛下惜之

也何則十六七萬緡中人千家之產也以濟邊用則邊有餘糧以遺貧民則民有餘食漢文以十家之產罷露臺而陛下以千家之產為無益之事臣安得不為陛下惜之哉國家自太平興國至天聖間屢詔天下普度僧人無圖之流皆得隷名僧籍而僧之為盜賊冒刑禁者不可勝計故張知白奏言臣向嘗斷刼盜有全是僧徒者于時仁祖有宜漸加澄革之言惜乎聖旨有其意而臣下不能推明而奉行之也國家崇奉佛老不為不至

未嘗享其小利而天下陰受其大害而不知覺可不念哉抑又聞建隆初太祖嘗詔天下凡寺之廢於顯德者不得更興雍熙中太宗嘗詔天下鄉村不得創修寺觀天禧中真宗嘗詔公主貴戚近臣不得以建寺為請祖宗之深計遠慮如此其至今縱未能行沙汰之法毆天下僧道歸之農畝亦當思祖宗之美意止其泛濫于末流也臣愚以為宜立崇飾塔廟之禁罷兩府貴戚得造寺度僧之制裁歲度撥放之額立常住計口占田之限

凡寺觀僧道少者併之其頹弊者毀之明詔中外諭以至意自然天下百姓循服五常之教不為異物所遷而游惰者日少耕墾者日衆倉廩充實而風俗歸厚矣佛老之徒見臣詆之深切必謂臣不曉其師之說而妄加毀訾焉臣之所言非毀釋迦老聃也蓋斥其徒之誕妄陰害天下之民而已臣請就其說而言之夫佛之理有二焉有藏教有禪宗所謂藏教者臣嘗觀而詳味之矣雖卷帙浩穰詞說繁猥然可以一言蔽之無出於空寂

不動而已葢四方謂寺為伽藍伽藍者華言所謂靜住也謂其徒為僧陁僧陁者華言所謂乞士也稱其居為靜住目其人為乞士則佛所以責其徒者何如哉今不能精進戒律篤修行業而乃多求厚藏享美饌衣鮮衣獵吾民之財以奉其身而嚴飾其居處是大違戾其師之說也所謂禪宗者臣甞周詢而深究之矣雖言辭深隱旨趣幽微然可以一理要之不過於圓通無着而已葢欲不起一念不依倚一物不與萬法為侶此其極至

也今其徒不能泯思慮忘形骸虛心以會道而乃雞鳴而起孜孜然馳騖于聲利之場惟恐人之不我信嚮惟恐人之不我資給是大違戾其師之說也道家之書雖亦甚多然老眀止有五千言論道德之意固未嘗及神仙羽化之事其他皆黄衣之徒浮淺誕妄務以廣其衣食之源而已是尤不足信者也夫神仙羽化之事皆出於傳聞天下之人固未嘗見也安足信哉且黄衣之徒恥不及釋氏弟子以綴緝言詞竊相模倣故僧云南無

西方而道云歸命東方僧云極樂世界而道云逍遥世界其説譎虚誑率皆是也臣觀老子之道大要不過清静無為而已老子言清静無為則是與佛之圓通無着同其大旨也佛之言圓通無着則是與孔子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同其大旨也其道既本于清静無為圓通無着則尚安俟於紛華外飾邪昔唐久視中欲鑄大像使天下僧人日施一錢以為不費國用而狄仁傑諫之謂工不使鬼必是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

睿宗造寺而辛替否諫之謂佛教以清靜為本慈悲為主故常體道以濟物不為利欲以損人常去已以全真不為榮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靜豈大乘之心乎公主外戚造寺度人姚崇諫之謂佛不在外近在於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則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彭偃議澄汰佛道二教而謂佛之立教清靜無為若以色見即是

邪法天生蒸民必將有職游行浮食王制所禁今天下僧尼不耕不織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四人之言皆著明深切可為至戒其他言者不可悉陳至於禍福吉凶則遠近小大各以類至未有不因行事是否而得之者也六沴不降六極不臻天下曠然咸樂其生優游無為垂休後嗣是天子之福也職修事舉譴罰不加是百吏官人之福也事父母育妻孥安

分守業身無禍殃是士庶人之福也四者為福雖殊而所以取之則一曰修身謹行而已禍福之應既在於人則天莫得而私之矣天且不能容私于其間而況於佛老與況佛老之徒與憲宗迎佛骨供養於內而韓愈力陳歷代有佛無佛及其享國長短以諫仍指其骨為凶穢之餘傅奕請去佛教而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俗皆邪僻小人摸寫莊老微言文飾妖幻之教於國家有害二人論佛幾於詈矣以佛威神之力二人宜夭横短

折坎坷以死而卒以壽命晏然而終何也蓋其論公天下而言非以逞其私也佛果有威神之力安能降禍於公論無私之人哉昔者三代之盛時道行而俗純美國富而民和樂當此之際固未嘗有佛老也天下百姓惟知有堯舜五常之教無異端之說惑亂其意而耗蠹其生是以至於此也梁武皇帝信人天因果之論起寺度僧窮極盛麗大設齋會推衍教文以至捨身給事欲儌取福利卒不免臺城之禍則為善果不在於供僧道事

佛老矣凡有所動作涉於形相皆有為之法而一切有為之法佛譬之夢幻泡影蓋言其非真實也言其易散滅也言其不可依據也由是論之佛之教人豈在於營造供事之間哉黄老之教人亦無異于此也今國家以二聖降誕節及祖宗忌辰凡有所禱請無不集緇黄鼓鐘磬鐃鈸設幡幢誦持歌唄歸敬於二教甚非先王之法也以為子孫臣下推奉先報本之意而奉先報本之意果在于此乎若更以為必能感神致福則萬無此理

近歲朝廷减出賣祠部度牒而增其直若非二聖知道愛民何由及此然貴戚妃后之家起造寺觀莫知其數如曹佾起休糧道者院張敦禮建法雲寺皇親葢洞真宫勑修開寶寺乾明寺殿相國寺東塔之類以至天下郡縣營造不可悉記土木之功所在甚盛若不禁止稍行减廢則興作耗蠹無有窮極將不勝其弊矣臣願陛下思周孔之格言行堯舜之常道體老子清静無為之理而損宫觀章醮之繁儀原釋氏圓通無着之意而裁

寺宇齋會之末節勿以臣之淺陋而廢其言將臣此疏下兩禁儒臣博議采臣上所陳六説詔有司行之是將陰獲大利於天下矣决數千年之疑惑減億兆人之耗蠹使法垂後代名播千古在陛下思之而已狷直之言上瀆聖聽罪當萬死幸陛下裁赦元祐五年十二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方伎

上仁宗論許申妄薦狂人　孫沔

臣聞左道亂政大姦不可逃刑閑邪存誠明哲故能早

辨言偽既誅於兩觀德凶必屏於四方俾諸諂佞之臣以絶僥求之路竊見三司判官工部郎中許申久壓寵禄莫著功名昔居刑獄之司効無狀而寢命後列尹京之幕起公議以歸班既已黜而復升見多歧而挾詐近者風聞罷官漕運入覲闕廷旋列計司累膺殊用不思展効惟急趨時乃妄薦於狂人妄言精氣俾先容於内寺上瀆威顔而況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毫芒之失為害必深呼吸之中其慮安測古人謂服藥有害微臣謂行

氣亦然豈可肆行幻惑柳泌以合煉丹藥終不免誅杜景之求訪異人盡為怪誕苟久習於左右必貽患於君親衆實有言罪當無赦又聞錫以白金五百兩無名受寵亦駭聽聞忝為人臣不知忠孝接引詭道狂冒天聰盜竊厚恩益長奸弊將巧圖于進用必有玷于觀瞻大紊國綱宜除君側伏望追還所賜免標濫賞之名黜去匪人以杜傾邪之漸景祐元年二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仁宗乞責罰醫官　　蔡襄

臣竊見近寶和公主及鄆國公主相繼夭傷供藥醫家已聞下開封府取勘者臣切知豫王鄂王薨時醫官亦足取勘只降一兩官未旬月間尋得牽復切慮今來亦只似此行遣久遠不便況近來小兒醫官不一二年超升官資賞賜無數奏薦異姓恩澤過於兩制官寮賤者立貴貧者立富若以死生有命藥餌難工自來所醫疾病盡是命當痊愈此等何故濫受恩賞悉為僥倖若以從來痊愈因藥合受恩賞今日所醫無驗自當伏就刑

罰臣竊聞先朝周王薨其時醫官李某杖背遠配廣南陛下一二年間皇子皇女繼亡六人盡在此輩數人之手兼臣聞醫官各是臨病互相推託不肯及時下藥以致病深雖有良醫無由措手其罪至重比於李某合更加刑其術至謬求之令人不為難得伏望陛下念祖宗社稷之重特因此時深行刑法庶使後人知懼藥餌盡心實為久遠保育皇嗣之計慶歷三年八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選醫師教授生徒　范仲淹

臣觀周禮有醫師掌醫之政令歲終考其醫事以振其禄是先王以醫事為大著于典冊我祖宗朝置天下醫學博士亦其意也即未曾教授生徒今京師生人百萬醫者千數率多道聽不經師授其誤傷人命者日有之臣欲乞出自聖意特降勅命委宣徽院選能講說醫書三五人為醫師於武成王廟講說素問難經等文字召京城習醫生徒聽學并教脉候及修合藥餌其針灸亦别立科教授經三年後方可選試高第者入翰林院充

學生祗應仍指揮今後不由師學不得入翰林院如在外面私習得醫道精通有近上朝臣三人奏舉者亦送武成王廟比試更委宣徽院覆試取醫道精深高等者方得入翰林院祗應如內中及諸宮院使不經官學百姓醫人有功効者只與支賜如祗應十年以上累有効者即與助教或殿侍三司軍大將安排即不得入翰林院所有諸道州府已有醫學博士亦令逐處習生徒并各選官專管仍指揮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所到

點檢其學醫生徒候念得兩部醫書精熟即與免户下諸般差配如祗應州府累有功效者即保明聞奏與助教安排所貴天下醫道各有源流不至枉人性命所濟甚廣為聖人美利之一也慶歷五年上時為參知政事

上仁宗乞檢束醫官　呂誨

臣竊以醫師之職備於庶官亦當粗擇其人無俾濫處風聞近日醫官院多不整齊其庸惡甚者秦宗一甄立里二人惟親附北司以求援引出入内庭曾無限節況

宗一頃歲曾盜竊禁中器物內東門搜獲當時勘鞫只言借得豈有宫閤器用外通假借以此知上下欺蔽迹狀甚明停廢之後不數年間遽復舊官不知何緣而至此立里素不曉方書人所共知娶觀察使楊景安女為妻甞誇衒於人妻妹見為宫掖嬪御張皇事勢動有憑恃如此不務檢束恐因緣作過誠為不便臣欲乞朝廷勘會宗一的曾有此過犯及立里實連宫掖親戚特行黜責庶幾警戒其衆不敢恣横各思祗畏仍乞指揮醫

官院令後止令使副與尚藥奉御大方脉及内有應用數科令更遞直宿如遇宮禁使喚并須兼一名有年齒諳會方藥者同共察脉庶互相檢束醫治亦不至差謬於體甚便嘉祐五年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仁宗論董吉燒煉　趙抃

臣等風聞散直剩員兵士董吉以燒煉之術為名因緣入内副都知鄧保信援引入留禁中外議籍籍以為不便臣等伏以自古亂臣賊子與妖造奸必偽稱化金寶

益年壽之術以取媚人主外託愛君之迹内為亂政之
弊漢之文成五利唐之普思静能濫恩旣深顯戮旋被
至其甚者權移羣小勢傾朝廷稔成禍殃延及宫禁唐
太宗憲宗二帝號為英主亦以服餌貽疾取笑四夷文
宗之時中尉王守澄引薦李訓鄭注訖成甘露之亂皆
由依宦官而結主假藥術以市奸故也或謂燒變金銀
則天子以慈儉為寶不當務此或謂合煉丹藥則前世
為藥餌所悮可以為鑒左道無赦古制有刑今保信復

引董吉禁中蓋當事之初理如無害洎爲弊之末禍或從生其董吉伏望聖慈早賜斥逐免致熒惑聖聽鄧保信亦乞誡勵施行嘉祐五年十月上時爲右司諫

上徽宗論道士燒煉丹砂　石公弼

臣伏覩近降指揮内東門司自今後應使臣醫官等並不得將帶經火製煉毒藥如伏火砒硫黃朱砂之類入會通門入内許諸色人陳告酬賞臣有以見陛下造道深妙聖慮獨高凡挾方伎進者所不能欺也蓋丹藥出

於方士之說事不經見率是誑誕凡人尚當審謹豈可供進宮禁固宜重為關防以塞妖妄之源臣愚以為皇城諸門禁令尤不可不嚴亦宜此施行如臣寮以此陳獻或援引製煉之人亦乞立法止絶所有見今燒製道士挾持惑衆臣訪聞稍稍招權作過修蓋葆真宫約費錢十二萬餘貫今既不用其術臣以為其人不宜留置京師欲乞特降睿㫖奪去師名押歸本貫葆真宫修造如可減節即乞減節施行大觀三年八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五

宋　趙汝愚　編

禮樂門

郊祀

上英宗乞罷郊宫無益工作　呂　誨

臣竊以國家之大事莫重於郊祭罄明察之心尚質崇簡所以稱天子之德也天神之祐答以靈貺享是精誠

而已陛下纂紹之初方修大禮自詔下中外災祥屢至霖雨之後積陰不解繼之以雪民之困窮饑凍迫切咨怨之聲喧于衢路且人心悅則天意順今民憂結不解和氣從何而生乎殆陛下奉天之意有所未至佐佑之臣或慢其事未盡虔恭之誠爾況冬至俯邇乘輿臨幸之處經雨摧壞未修者尚多期限既促督役愈急在有司不得不然也豈唯冒寒工作滅裂枉費物料罷癃之卒不僵仆則自經而死可勝其數傷和氣之尤甚臣以

為陛下一意崇祀經歷之處雖有頹垣壞居何害於行禮宜尚質崇簡以副天心如臨祭之處土木興作丹臒雕飾青城浮華之設工作無益者權令停罷少寬人力以塞怨望至若災沴之際禱祈之事固亦有之雖當遣輔臣詣宮觀齋潔求晴然人臣未足以動天釋老何德以庇民所切者陛下之誠宣布於外聊以慰都人之望此二事唯聖慈留念早降指揮祀事更在虔修以召和氣臣不勝惓惓之至治平二年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神宗論青城勞費乞建齋宫

呂誨

臣伏覩累降詔勅裁減浮費有以知講求治體崇儉為先中外共聞莫不慶抃臣切謂裁約用度事體至輕有司奉行當有條理唯南郊青城所須數十萬緡勞費至廣無益奉祠之大者謹按周禮掌次之職旅上帝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居止于壇壝之外蓋所以示虔恭之至矣近世制作無度禮意俱失虚設梁棟純被繒綵規

羣宸居極其華麗甚者山亭水池蟲魚之戲緑花交映禽物萬狀游觀之勝無不具焉前期旬浹縱士庶嬉游其間是豈蠲潔事神之謂哉徒成侈靡夸大一時臣雖至愚甚為聖朝惜之且大禮尚質猶懼不稱乎天德而華觀所居恐非得以清乎齋戒儀衛之盛今古不同大次之位豈須幄帟不若營建齋宮以圖永久臣嘗觀太廟齋宮制度儉約事神之體得為中禮臣欲乞規此憲度刱建郊宮中潔齋居外嚴宿衛非特事祀克循簡易

庶幾國用大省勞費我朝興隆一百餘年未暇改為陛下一旦經始人心必悦有益聖德於事易行伏望留神省察天下幸甚熙寧元年上時知諫院

上神宗論諒隂合行郊禮　王珪

臣等謹按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

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宗廟也周公稱商高宗諒隂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荅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隂三年者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諒隂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代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或别自為郊下有司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又自漢文以來皆即位而

謁廟至唐德宗以後亦踰年而行郊況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圜丘臣等伏請皇帝將來冬至躬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縁飾事者皆不可廢

上神宗論天地合祭為非禮　陳襄

熙寧元年四月上時為翰林學士承旨

臣伏承聖意以天地合祭於圜丘為非禮之正詔令更定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宫冬日至於地上之

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圜鍾為宮三變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二變合陰

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貍沈疈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黄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以逆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

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唯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王之時矣豈襲後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俾正訛舛之禮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末節雖正無益也況天地歲祀今亦不廢顧惟有司攝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神

恭事之意也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自當別祀伏請陛下每遇親祀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也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古者致齋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徧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況一歲兩祀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齊

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得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交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禮可謂法歟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之儀衛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

冗唯以至恭之意對越大抵以迎至和以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元豐元年二月上時為樞密直學士先是詔襄同王存李清臣張璪黃履陸佃何洵直楊全等討論郊廟奉祀禮文清臣佃等各有奏意皆主分祭與陳襄議略同故不具載

上神宗論夏至祭地遣冢宰攝事

張璪

臣伏見天地合祭議者不一而臣竊謂陽生於十一月陰生於五月則陰陽之生天地致用之始先王於是順陰陽之義以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祭地

於澤中之方丘以至牲幣器服詩歌樂舞形色度數莫不倣其象類故天神地祇可得而禮由此觀之則夏日祭地於方丘而天子親涖之此萬世不可易之理也議者以謂當今萬乘儀衛加倍於古方盛夏之時不可以躬行乃欲改用他月不唯無所據依又失所以事地順陰之義必不得已臣以謂宜即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有存焉元豐三年五月上時為翰林學士初陸佃等議未決璪又兼詳定因

建此議詔禮院速詳定以聞於是禮官請如璪議尋詔
親祠北郊並依南郊儀如不親祠即上公攝事仍別修
定攝事
儀制

上神宗論合祭宜循舊典　陳薦

臣竊惟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稽之典禮有所未
合故罷之臣切有疑謹案周頌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
地也前漢志載郊祀歌十九章其七章曰惟泰元尊媪
神蕃釐說者曰泰元天神也媪神地神也第八章言消
選休成天地並況此天地同祀可以槩見恐非自王莽

始也夫國之大事莫大於天地宗廟之祀有其舉之莫能廢也古者祀事皆天子親行降及後世事與古異或因或革各從其宜故多遣官攝事今聖朝郊廟之祭三歲一親行必先朝饗景靈宫薦太廟然後合祭天地於圜丘蓋參用舊章得禮之中而議者又謂親郊之歲夏至之時不可躬行宜遣冢宰攝事而罷冬至天地合祭臣亦謂夏至方丘之祀決不可躬行雖大備禮樂上公攝祭亦恐此議未能合古終不若天地合祭之日親執圭

幣誠志內盡禮容外重也況天子父事天母事地既親禮天神而不親禮地祇質之情文深恐未安陛下聰明睿智聖學深博古今萬事無一不照其本原其三歲親郊天地合祭之禮伏乞且循舊制以昭恭事三神之意

元豐三年六月上時判太常寺

上哲宗乞議皇地祇親祠之禮　許將

臣近准勑差夏至祭皇地祇攝事竊考祀儀見乃者詳定禮文所奏親祀南郊合祭天地非禮乃建議罷圜丘

皇地祇并從祀位郊祀之歲不及親祠地祇即冡宰攝事已且為儀行之臣伏以王者父天母地並為大神自古祭祀雖有異同然未有偏正而不躬行者也且三歲冬至天子親祀徧享宗廟祀天圜丘而其歲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是皇地祇遂永不在親祠之典此大闕禮也不可不議伏望聖慈博詔儒臣講求典故斟酌其宜正祀典以為萬世法元祐五年五月上時為尚書右丞詔禮部太常寺詳議以聞禮部太常寺言郊祭之禮國之大典乞與尚書侍郎兩省及侍從官同議從之至七年二月禮部乞依

元豐六年五月修定到親祀及攝事宜罷聚議禮部郎中崔公度論特祀難行乞依舊合祭詔令侍從及尚書侍郎給舍臺諫禮官集議以聞

上哲宗乞合祭　　顧臨等

臣等近於尚書禮部集議親祠皇地祇已具聞奏伏請南郊合祭未聞聖旨指揮臣等竊以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不能行之千有餘年矣昔商因夏禮周因商禮皆有損益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可知者亦猶商因於夏周因於商也時異事變不可盡

知雖有聖人繼周亦必損益是以先代之禮後代有不相沿前王之禮後王有不相襲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豈可謂唐虞非乎盖周不能行也先帝朝獻景靈宫十一殿一日而徧陛下一歲乃徧亦因時制宜欲可行也合祭之禮臣等不敢遠引前代自太祖建隆四年初郊至于元豐百二十年已成一代之禮後嗣可以遵承天地父母理無不可以並不得言瀆太祖平一海内太宗真宗皆致太平仁宗享國長久英宗神宗紹休

聖緒率用此禮神祇饗荅非不蒙福報也唯元豐六年用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議云殆非所謂以類求神之意遂遷皇地祇之位蓋以地祇當祭於方丘樂以八變不可以升圜丘也夫周之后稷本朝之太祖皆當享於宗廟樂以九變而周公制禮以祖配天未有或非之者也祖可以配則地何為不可以並乎然先帝所以行之者決欲親祠北郊也若先帝能力行之而陛下未能猶當且復其舊況先帝尚未行乎設先帝已行而復知其

難未必不改而從舊也宋興以來太祖郊四太宗郊五真宗郊五仁宗郊九英宗郊一神宗郊三皆合祭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耳陛下嗣位八年已再饗明堂當並見天地今初郊祀若循祖宗之舊他日果能行北郊之禮然後罷合祭未為失也今未能用周禮而先罷之他日欲親祠則不果欲合祭則已罷父天母地偏而不備伏恐聖慮未得安也若北郊既不可行而復議合祭則慢神已甚雖宴享賓客猶不可以如此況事大神

祇乎臣等不知今欲親祠北郊如之何而可也一年再郊此必不能且夏日之至未易行也減損北郊之儀以就可行是於父母有隆殺也南北郊與明堂間祀則南祀愈疏亦未為得禮也或六年或九年而一郊此豈周禮乎如此則北郊之禮必為空文未有可行之日也今近捨祖宗百餘年已行之禮而欲遠復三代千餘年不舉之祭去所易而就所難守周禮之空文虛地祇之大祀失今不定後必悔之伏望聖慈早以時決無疑於祖

宗之舊以昭大孝之隆圜丘合祭依熙寧十年典禮則四海羣生並受其福臣等忝備近臣義不敢默元祐七年五月上時為翰林學士同范祖禹等八人上實祖禹之文也

上哲宗乞分祭

曽肇

臣近奉詔集官議南郊合祭天地事已具議狀奏聞訖臣職在典禮再三思惟此天地大祭國家重事况當陛下郊祀之初尤宜敬重舉錯一有未安貽議萬世尚慮前狀開陳未盡敢再冒昧以聞伏以天地合祭非先王

之禮學士大夫所共知之不待臣言而信也然使合祭於承事神祇無不順之理雖非先王之禮何爲而不可行蓋以聖人之於祭求之於茫昧不可知之中故必因其方順其時而用其類以致之是以因高以事天因下以事地兆五帝於四郊朝日於東夕月於西兆司中司命於南兆風師雨師於北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而春夏秋冬各順隂陽之性其於祭事或燔或瘞或埋或沈以至圭璧幣牲坎壇樂舞各從其類先王非苟爲

之以謂求之如此之盡然後庶幾神之來享也茍為反是則其於格神也難矣今論者以罷合祭則天子未有親見地祇之時夏至親祠北郊則以五月行禮為難欲因南郊并舉地祭此施於人事以求自便則可矣以此為親見地祇之實則未也何則事之非其方致之非其類又違其時施於羣小祀且猶不可況地祇之尊乎以此事地地祇未必來享而便謂此為親見地祇之實此臣之所未喻也且屈己從神與屈神以從己二者孰安

今以五月行禮為難而引地祇以就冬祭茍從人事之便恐失陛下恭事地祇之意此又臣之所未喻也聖人之事神洞洞乎其忠屬屬乎其敬舍忠舍敬常情所不肯為而謂陛下肯安之乎臣愚故謂合祭不可復親祠不可廢但當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則親祠之禮無不可為已於前狀論之矣唯陛下留神省察遠推先帝復古之心持以至誠不倦之意無從茍簡自便之說以成躬事地祇之實則上下神祇孰不顧享天下後世孰

不稱頌臣以職事誼當罄竭伏望聖慈詳加採擇不勝

幸甚

元祐七年五月上時為禮部侍郎初詔集議顧臨蘇軾范祖禹等八人主合祭范純禮曽肇劉安世等二十二人主分祭肇又獨上此奏至九月宰臣呂大防進呈卒從顧臨等議於是下詔曰祖宗以來郊廟常祀皆以時遣官攝事惟三歲一行親郊之禮因徧享廟室並祭天地於圜丘昨因詳定郊廟禮文所建議見祠合祭不應古義先帝有詔定親祭北郊之儀命下而未果行是歲圜丘罷設皇地祇位而廟享尚循權制今朕以臨御之初郊見上帝因得躬享太廟然地祇大祀獨闕不講深惟王者察於事地義不可緩其今歲圜丘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申始見之禮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指揮宜令有司擇日遣官奏告施行仍候禮畢日依前來指揮集官詳議將來親祠北郊合行事件及郊祀之歲廟享典禮奏聞

上哲宗乞分祭

曾肇

臣伏覩詔書冬日至南郊宜設皇地祇位以嚴並況之報此蓋皇帝陛下急於親祭地祇不待考正典禮遽下此詔然臣切詳詔旨亦云合祭不應古義今則設皇地祇位於南郊乃是復行合祭之禮既以為非又自行之一詔之中前後違戾詔書又云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是則異時北郊禮行合祭復罷天地大祀國家重事而輕易變更頗類兒戲廢置神位

幾於弃碁此臣所以聞詔愕然不知所措也臣伏思陛下之意無他以謂王者父天母地尊親並行即位以來親見上帝而未及地祇恐乖明察之義又為議者所惑以謂五月祭地必不可行則是長闕事地之禮故因南郊并舉地祭欲以致誠敬於地祇爾以臣所見欲以致誠反近於怠欲以致敬反近於瀆何則南郊非祭地之處冬至非見地之時樂以圜鍾為宮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燔柴升煙非祭地祇之禮不問神之享與不享

姑欲便於人事不近於怠乎今世之人家有尊長所居
異宫子弟致敬必即其處尚不敢屈致一堂況天子事
地可不如家人之禮哉前日以合祭為非而罷之今日
復行異日復罷謂神無象廢置自由不近於瀆乎陛下
志在誠敬而所行反近於怠且瀆此無它為陛下謀者
以古為迂率意改作務從苟且趣便一時故也臣愚不
達時變竊為陛下痛惜之陛下即位八年兩行明堂大
享之禮今兹有事南郊凡與天神舉皆從祀次第行之

則將來郊祀之歲親祠北郊并及諸神固未為晚何苦遽為此舉以涉非禮之議哉況五月祭地前世之所嘗行本朝開寶中亦曽四月行雩祀之禮古人尚以六月出師孰謂夏至有不可行禮者哉臣愚伏望陛下速降德音收還前詔今冬南郊禮畢即命有司詳定親祠北郊儀物仍令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以從簡便俟至郊祀之歲斷在必行如此則於承事神祇不失誠敬先帝已正禮文不至無名改作使萬世之後以謂復行先

王祭地之禮自陛下始不亦善乎臣蒙恩擢備從官職在典禮朝廷舉措得失臣與其責故自聞詔以來彷徨累日言之則為逆旨不言則為失職熟慮再三寧以逆旨獲罪不敢失職以負陛下任使也是以罄竭狂愚觸犯忌諱庶幾萬一有補聖明則臣雖受重誅所不敢避唯陛下留神省察不勝幸甚元祐七年十月上

上哲宗圜丘合祭六議　蘇軾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

設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
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
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
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
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
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
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
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

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

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祀地豈有此理也

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岳四瀆乎岳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攷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

者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兆於洛陽為圜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為圜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黄

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甞合祭矣時褚元亮郭山惲等皆以曽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于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

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

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内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為政事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内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萬倍於古力有所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不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

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已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議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

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廵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矣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今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

行其祭事賈公彦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宫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

汙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是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疏闊若獨祭

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若復古而背古愈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惟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

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天子於禁中望祀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决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

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已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

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歳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禮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冊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

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為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敉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早以時定

貼黄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宫朝享太

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

元祐八年三月上時為禮部尚書自元豐元年始詔議南北郊陳襄議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李清臣議常歲有司攝事于南郊亦不合祭其合祭之意止緣親祠欲徧及爾乞每遇親郊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王存議備物而後動不可以不相天時歷代祀天地之月率皆不同若聞有事于北郊用孟冬純陰用事之月理無不可陸佃議郊後必有望祭請冬至親祠因即圜丘之北別祠地祇張璪議謂宜即郊祀之歲

於夏至之日蓋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元祐中曾肇議國朝以來三歲一見天地祖宗未嘗廢闕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以有司攝事則不復有親祭地祇之時於事天則躬行於事地則遣官以往其於父天母地之義若有隆殺願親祀南郊之歲以夏日至備禮躬款北郊以存事地之義孔武仲等議乞檢會王存奏議以孟冬詣北郊行親祠之禮杜紘議遇北郊上公攝事請於後苑中設望祠位舉爟火以望拜盛陶等以謂宜用先帝北郊儀注以時躬行罷去合祭之禮太常少卿王子韶議周禮夏日至祭地於方澤聖人制禮垂訓萬世不易之典元祐七年南郊從顧臨等議權行合祭仍詔集議軾上此奏至紹聖三年正月又下詔罷合祭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於北郊元符元年南郊始獨祭天建中靖國元年八月又詔將來南郊見天地之初權合祭天地於圜丘崇寧三年又罷合祭悉如元豐三年之儀至政和三年

九月詔自今每遇冬祀大禮後祭地於方澤其儀物仗衛悉從減省十二月九日又詔以來年夏至祭地於方澤四年五月十二日詔始躬行北郊之儀自四年至宣和五年凡三行此禮焉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六 七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王增賢

謄録監生臣桑英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六

宋　趙汝愚　編

禮樂門

明堂

上仁宗議上帝五帝同異　宋祁

臣竊見鄭康成以上天之神凡六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王肅曰昊天唯一神以五帝為次神而

諸儒附鄭者多故據而為説云凡合祭五帝一歲有二祀龍見之月祭於南郊謂之大雩一也九月大饗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二也祭明堂者諸儒之言不同或説周家祭五天帝皆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五官神坐廷中以武王配號曰祖宗禮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者也施設神位準五行相向以為法威仰在卯西面熛怒在午北面樞紐在未北面招矩在酉東面叶光紀在子南面太皥炎帝黄帝少皥高辛各在其位少退勾芒

祝融后土蓐收元冥皆在人帝下少後文王坐太皥之南位如主人武王少退或曰合祭之日五精之帝皆西面其牲則天帝各一犢合用十牲文王之牲用太牢以詩我將篇曰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專配一天為之主主足為外神依止則文王汎配五帝矣不專配則所用牲得從盡物之享云漢武帝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特以太牢禮畢燎堂下晉武帝初議明堂羣臣曰五帝即天也五氣時異故

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帝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合設一位而已詔可時韓陽建言古建明堂咸秩五帝無祭一天者帝下詔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其復之摰虞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上帝即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

矣郊丘之祀埽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没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高辛配水黄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

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前韓陽上書宜如舊祀五帝詔已施用請改定新禮從之唐禮部尚書許敬宗議祠令新禮並用鄭氏六天之説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祀太微案鄭氏唯據讖緯以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其注月令周官以昊天上帝為北辰曜魄寶注孝經明堂為太微五帝案易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萇傳曰元氣浩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

稱蒼天此則蒼昊為體不入星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帝焉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非其義起居舍人王仲丘又以正觀禮季秋祀五帝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准孝經說先儒以為昊天是感精之帝上帝即太微五帝且上帝之號本屬昊天周禮王將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等不可混而為一鄭注孝經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以避后稷孔安

國曰帝亦天也然則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
行之已久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詔可自
是不改國朝因之臣案諸儒之說上帝及五帝紛然不
一王肅以為上帝即昊天鄭康成謂昊天為皇大帝五
帝為太微五帝王鄭二說既顯學者爭為執辨雖天子
亦不能果定其文然臣以為就經言之仲尼之意儻可
見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頌我將

篇曰祀文王也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惟天其右之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孝經言配天而後言上帝詩當言帝右而云天右是天為上帝上帝為天互文以見義也天之所以為天帝者先儒之議多矣近大儒孫奭建言天雖一神以其至尊故有多名亦猶人君稱王皇后辟天王天子皇帝縣官臣民曰陛下曰太官曰上服用曰乘輿出入曰車駕各隨德義而稱亦以至尊故也以天帝之神迭主五時故聖人制禮謂之五帝非五帝各一神也

以謂儒不怪詩傳天有五名而獨怪帝有五號爽又以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享凡九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昊天者以體稱上帝者以德兼舉禮大故其餘則否至於大雩祈百穀之雨大享報百穀之成以五帝者有生成之功祈報之禮闕一不可雖止一神並陳五位不知神之於彼乎於此乎爽言如是是其得也然而欲去昊天上帝一位止設五帝臣以為禮有未然號昊天者以其

元氣魁然秉五行王氣普臨萬物因時顯功人強以名故春曰青帝夏曰赤帝猶春為蒼天冬為上天耳唐以來二家二說兼行故今享禮有六帝位雖然爽許於彼於此而求之矣何獨是五而非六乎故兼存則示聖人尊天奉神不敢有所裁抑皇祐二年三月上時判太常寺

上神宗乞惟設昊天上帝一坐　趙君錫

臣謹按周禮掌次職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祀五帝則設大次小次又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

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與五帝異矣則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非可兼五帝也考之易詩書所稱上帝非一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又曰上帝是祗書曰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如此類者豈可皆以五帝而言之自鄭氏之學興乃有六天之說而事非經見至晉泰始初論者始以為非遂於明堂設昊天上帝一坐而已唐顯慶禮亦止祀昊天

上帝於明堂今大饗在近議者猶以謂上帝可以及五帝臣等請如聖詔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至誠精禋以稱皇帝嚴父之意元豐三年八月上時知太常禮院

上哲宗請復用皇祐典禮　蘇轍

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其於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祀之疎數古今之

變相逺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則行它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為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儒者泥古而

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疎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徧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元祐元年六月上時

為右司諫

上哲宗論配帝及從祀之神　朱光庭

臣謹按周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惟天其右之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臣詳二經之文皆為明堂而言也在我將之頌言天而不言上帝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配上帝又按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禮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由是言之則天之與上帝一也推本始而祭之則冬至萬物之始也故以是日祀天尊祖以配之推成功而祭之則季秋萬物之成也故以是月祀上帝嚴父以配之祖配本始之祭而父配成功之祭其理然也自漢以來論明堂者衆矣臣切究周頌孝經郊特牲之文天之與上帝既一則從祀之神不當有異緣郊與明堂皆三年一大祭也但内外配祖考為異爾又大司樂曰樂六變則天神皆

降則從祀之神固無疑矣臣伏請將來九月宗祀神宗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天神宜悉從祀不惟正大饗之禮蓋以隆配父之道也伏望朝廷因此大祀特下有司考正以為萬世法元祐元年正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哲宗論親祀明堂宜極誠敬　范祖禹

臣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御崇

政殿閱試雅祭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鞾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即罷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卻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鄉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幣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絶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禋祀

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英宗神宗聖孝遵承皆極嚴敬今陛下嗣位五載再舉宗祀上帝顧饗神考配侑國之大事莫重於此惟陛下内盡誠敬法則祖宗則神天降祉羣生蒙福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子之所謹者齋齋必有專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於神明禮之言齋曰心不茍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茍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其齋如此齋三日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夫惟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書曰皇天

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夫皇天唯親至敬鬼神唯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唯誠與敬可以感通陛下躬行於上則百官有司莫敢不祇肅於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惟陛下虔恭祀事以教天下之孝使羣臣萬國瞻望威德休光臣不勝拳拳之愚元祐四年九月上時為左諫議大夫

上哲宗議明堂祀上帝及五帝　曾肇

臣謹按周禮稱昊天上帝稱上帝五帝文各不同昊天

上帝則一帝而已五帝則五方之帝理自明白不待辨而知唯上帝之稱世或專以為昊天上帝或專以為五帝然以周禮考之肆師之職類造上帝封于大神按周禮凡稱大神皆謂天也以上帝為天則不應復云封于大神矣又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先儒以謂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而孝經亦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正與祀天旅上帝之文相合蓋郊明堂異祭后

稷文王異配則天與上帝亦宜有異以此推之謂上帝
專為昊天上帝者非也又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
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上帝五帝所張不同則謂上帝
專為五帝者亦非也然則上帝果何謂歟按書稱類于
上帝孔安國傳以謂昊天及五帝孔穎達從而釋之曰
昊天五帝上帝可以兼之由是推之所謂上帝者蓋兼
昊天五帝言之西漢已有是說矣故安國用此以解經
文至鄭康成始引讖緯之書傳會以為六天乃謂昊天

上帝為北辰之星五帝為太微宫中五帝坐星此則康成解經之罪非先儒之説本然也然則不曰昊天五帝而曰上帝何哉蓋言昊天上帝則不及五帝言五帝則昊天不與舉上帝則昊天五帝皆在其中以昊天及五帝皆有帝之稱故也按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蓋先王尊事五帝與昊天同服冡宰掌祀五帝與祀大神祇之禮同則明堂并祀昊天五帝不為過也秦祀白青黄赤四帝揚雄以為僭祭天之

禮漢武帝祀泰一五帝於明堂合高皇祠坐對之蓋天神貴者曰泰一其佐曰五帝雖出於方士之言然所指泰一即昊天也故武帝皆祠於明堂以高帝配食則明堂并祀昊天五帝於此可見歷代明堂或并祀昊天五帝或止祀五帝其去五帝坐專祀昊天上帝者唯晉太始唐顯慶中爾本朝皇祐中大享明堂參用南郊䄍祭之禮嘉祐七年禮官始議改正設昊天上帝位以真宗配次設五方帝位次又設五人帝位以五官從祀自是

遵行遂爲故事至元豐中始詔祀英宗於明堂唯以配上帝而五帝不與論者以爲未安詔臣等集議臣等稽之經典既如彼迹之故事又如此伏請自今宗祀神考於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并祀五方帝五人帝五官神以稱嚴父之孝以成大享之義元祐七年上時爲禮部侍郎

祖宗侑祀

上仁宗論宣祖配侑　　謝絳

臣伏覩本院與崇文院檢討官詳定以宣祖配感生帝

切尋宣祖非受命開統因循配祀義或未安臣以謂三代兩漢之際經禮雖著而事遠難法請以唐典明之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圜丘雩祀並以景帝配祈穀大享並以元帝配太宗初以高祖配圜丘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生帝高宗永徽二年祀高祖於圜丘太宗於明堂兼配感生帝又以景帝元帝稱祖萬代不遷遂停配祀以符古義臣以謂景帝厥初受封為唐始祖推於事實蓋與宣祖不侔宣祖於唐是為元帝之比唐有天

下裁越三世而景元二祖已停配祀之典且有宋受命于兹四聖而宣祖配侑因而未停與唐非合請依永徽故事停宣祖配享仍用唐太宗故事宗祀真宗於明堂兼配感生帝若據鄭康成說則曰五帝迭王王者之興因其所感別祭於南郊以祖配之今若不用永徽故事則請以太祖兼配正符鄭說而論者以宣祖比周之后稷切又惑焉詳鄭之意非受命始封之祖則不配故引后稷配靈威仰之義為證唯太祖始基帝業配感生帝

據理甚明若以配祈穀與感生帝祠日相妨則當以太宗配祈穀太祖配雩祀亦不失尊嚴之旨臣以謂宣廟非為不遷而迭用配帝於古為疑禮祖有功宗有德但非受命之祖親盡必毀而況配享乎乾興元年十一月上時同判禮院

上仁宗論三聖並侑　　呂公著

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然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祖一而已始受命也

宗無豫數待有徳也由宗而下功徳顯者自可崇廟祐之制百世不遷垂之無窮至於對越天地則神無二主所以奉上帝之尊示不敢瀆至唐垂拱中始以三祖同配開元十一年明皇親享遂罷同配之禮伏見皇祐五年詔書今來南郊三聖並侑後次却依舊禮布告中外未幾復有每遇南郊三聖並侑之詔雖出孝思頗違經禮臣等謂自今宜以太祖定配為得禮之正嘉祐七年正月上時

為天章閣待制同判太常寺詔下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議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

主今三聖並配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饗
帝請如禮官所議詔自今南郊以太祖定配

上英宗論明堂配侑　錢公輔等

臣謹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

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切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此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

王以嚴父之故廢武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于兩漢去聖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為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説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為近

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皆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當時無一人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敝乎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愽謀羣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

唐之典學治平元年正月上時為知制誥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皇帝當配何祭珪等及公輔各上此奏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再詳定以聞

上英宗論明堂配侑　孫抃等

臣等謹按孝經出於聖述其談聖治之極則謂人之行莫大於嚴父而配天仲尼美周公以居攝而能行天子之禮尊隆於父故曰周公其人不可謂之安在乎必嚴其父也又若止於太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宣祖真宗向者皆不當在配天之序推而上之則謂明堂之祭

真宗不當以太宗配先帝不當以真宗配今日不當以仁宗配也臣等按易豫之説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若祖若考並可配天者也兹又符於孝經之説亦不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帝郊與明堂不可同位亦不可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則易之配考經之嚴父歴代循守固亦不為無説魏明帝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是時二漢郊祀之制

具存魏所損益可知則亦不可謂東漢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為未嘗嚴父也自唐至本朝其間賢哲講求誠不為少所不敢異者捨周孔之道無本統也今以為我將之詩祀文王於明堂而歌者也亦安知非仲尼删詩存周人全盛之頌被於管絃者獨取之也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三年功德於人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宣章陛下為後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典禮博考公論敢以

前定議為便治平元年正月上時為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

上英宗論明堂配侑　司馬光等

臣等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也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宗曰典祀無豐于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者貴於得禮而已先儒謂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天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

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上聖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爲

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院官稽按禮典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享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

弟孔子猶以為逆祀書於春秋況紲祖而進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違典禮恐亦非仁宗意也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為便治平元年正月上時知諫院詔從孫抃等議以仁宗配享明堂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六